

II

山田风太郎 著

韩锐 译

I

# 柳生法帖

忍



北岳文艺出版社

II

山田风太郎

韩锐

I

# 柳生法帖

忍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生忍法帖 I/ (日) 山田风太郎著; 韩锐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78-2849-0

I. 柳... II. ①山...②韩...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 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046 号

## 柳生忍法帖

\*

(日) 山田风太郎 著

韩 锐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8 (插图: 3 幅)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849-0

I·2777 定价: 23.00 元

# 人物简介

## 加藤明成：

继承父业成为会津势力强大的大名，但心胸狭窄，性格暴躁，荒淫好色。

## 堀主水：

加藤家的家臣之长，在众家臣中极有威望。因忠心耿耿、明辨是非、刚毅的性格而冒犯于明成。

## 柳生十兵卫：

“剑圣”柳生但马守之子，武学造诣甚至超越了他的父亲，生性洒脱不羁，反复无常。

**会津七枪：**加藤明成忠心不二的爪牙，各自身怀绝技，心狠手辣。他们分别是：

## 大道寺铁斋：

手中之锁链分为两端，一端为秤砣一端为镰刀，能在瞬息之间取人性命。

## 香炉银四郎：

貌美绝伦，有一张用头发制成的奇特的霞网，只要被这霞网罩住就算插翅也难逃。

## 鹫巢廉助：

力大无比，用肉手肉足就将山门打穿。

# 柳生

平贺孙兵卫：

枪法精妙，嗜血成性。

漆户虹七郎：

虽只有一条胳膊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具足丈之进：

用三只狮子般凶猛的恶狗作其爪牙。

司马一眼房：

独眼武士，手中的鞭子来去迅猛自如。

七女：寄居在东庆寺里崛氏一族的女眷，誓与会津七枪血战到底。她们是：

千绘：

堀主水的女儿，十九岁，虽然是四十万石的会津家臣之长的女儿，但那高贵典雅的气质却宛若大名女儿。

沙和：

主水的弟弟多贺井又八郎的妻子，三十岁，有着温柔深情的双眸，一看就是在昏黄的油灯下为丈夫缝补衣衫的好妻子。

# 人物简介

## 小樱：

主水的弟弟真锅小兵卫的女儿，十七岁，迎着朝霞白马银鞍疾驰时，那飒爽的英姿如同美少年一般。

## 阿鸟：

家臣板仓不传的女儿，二十岁，胖乎乎的，活泼开朗，经常和小笛一起逗得十兵卫大笑。无论训练多么辛苦，她总会一语惊人，让大家展颜一笑。

## 品子：

家臣金丸半作的妻子，二十七岁，肤白若雪，顾盼神飞，是个娇艳欲滴的大美女。

## 圭子：

家臣稻叶十三郎的妻子，二十五岁，沉静典雅，又不失活泼。

## 小笛：

千绘的婢女，十七岁，有时迟钝，但纯真刚烈，只要认准一件事情就会拼命去做，是个惹人怜爱的好姑娘。

# 柳生

人物简介 / 1

壹 破戒门 / 1

“听说他们本来不是和尚，而是逃进高野山的一群武士。”

“好像是会津大人手下造反的一门武士。”

“什么？造反！？居然有这种事——”

贰 崛主水一案 / 16

面对幕府，他是一个名门之后，总是谦恭有礼，

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他是一个淫邪的魔王，荒淫而残忍——

过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奢靡生活。

叁 七凶枪 / 24

没有头颅的三具躯体仿佛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被砍去，

仍正襟危坐在原处，任由从空中洒下的鲜血浸透她们的衣服。

“烤刑、磔刑都还不够，只是杀了你们都远远不够！”

肆 踏上复仇之路 / 38

泽庵看了看七个面如白纸的女子，她们美丽、温柔而又凄切的脸庞

幽幽地闪着青白色的磷光，看起来就像浮在暗处的蜡面一样，

泽庵的背部升起一股寒意来。

伍 蛇目有七只 / 53

铁斋马上就笑不出来了，没有鲜血横溅的场面，

也没有镰刀飞回他的手中。

# 目录

## 陆 竹笼 / 63

自从家康入主江户，一些陪臣、诸侯以及他们的家臣还有各诸侯国的商人、工匠、艺人都云集于此，为了满足这些男人们的需要妓馆也应运而生。最初，这些妓馆分散在江户各处，但庄司右卫门向幕府提出要将这些妓馆集中到一处建立一个倾城町。

## 柒 长胡子的京女 / 77

走在最后的脚夫指着背后，众人都看向他所指之处。铁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在他们身后突然冒出一个身穿黑衣戴着女鬼面具的人。

## 捌 十兵卫大人 / 90

不可思议的是，仅在她们落水的那一瞬间溅起了水花，之后水面就恢复了平静，连一圈圈扩散的水波也没有。太阳渐渐西斜，宽广的水面愈发苍凉，笼罩在一片静谧中。

## 玖 卐字交叉 / 99

那群人终于开始怀疑天树院了。只要想想东庆寺的整个事件，就一定会发现天树院大人和崛家女人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那群卑鄙的家伙，终于注意到了。

## 拾 般若组 / 112

他才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被钉在一个巨大的砧板上。青色的鬼火飘近了。七张鬼女的脸从黑暗中浮了出来。

## 拾壹 地狱的新娘 / 129

晕倒的是新郎，赤身裸体地倒在雨中。新娘不见了。



# 柳生

## 拾貳 水墓场 / 147

十兵卫看见仿佛抓住什么似的青黑色的手,膨胀得如同水母一样的腹部,还有像海藻一样浮起的黑色头发,以及尚未褪色的女子的鲜艳衣裳。  
是女人的尸体……

## 拾叁 示众 / 166

丈之进张开被一下子喷涌而出的鼻血染红的嘴叫嚷道……

## 拾肆 江戸土产 / 193

允许的话,就擒住她,不行的话,就杀了她。

## 拾伍 北归行 / 214

驿站的大屋脊一端的兽头瓦在晚霞沐浴下赤红的,那不是因为晚霞,而是因为被戴着一个涂成血色的面具。

## 拾陆 僧正 / 231

“救我……谁来,求求谁来救救我!”

然而,轿舆之中,没有任何回答。奈自从那一声呼喊后就再未听见她任何声音。

## 拾柒 女人袈裟 / 251

然而,途中无疑是墨染的僧衣打扮。可有时看起来,比身着女装更为性感。  
……僧衣配上长长垂落下来的乌黑秀发,显现出一种别样的美。



## 破戒门

—

宽永十九年春,东海道上尘土飞扬,一支奇特的队伍吸引了行人的视线。

这列队伍共约百人,其中多半是手执长枪的步卒,还有七名骑马的武士,七匹马之间留有相同的间距,当行人看到间隙中被赶之人时都吃了一惊。

每匹马后面都拉着三名黑衣僧人,共有二十一位,他们被绑成一串,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着,绳子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又结成环状依次套在每个人的脖子上。这种绑法别说是无法逃跑,就连脚步慢了或是不小心摔一跤都会很痛苦。

“走快点!”

“那家伙,你再晃晃悠悠,后面那老和尚的脖子可吃不消了。”

步卒们不断用长枪捅着那些可怜僧人的腰和脊背,僧服已破烂不堪,赤脚上满是血迹。

每人的脸上布满了尘土、汗水和眼泪的混合物,但他们都努力昂首挺胸地往前走着。仔细一看,队伍中有胡子花白的老僧,也有几个十到十二三的小和尚。

“老天,这可真够残忍的……”

“就像赶牛赶马似的……”

“怎么连和尚也抓?”

路边的行人都抱着双臂看着这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队伍。其中不知是谁说起这行人是从距此百里之遥的高野山押送来的,闻听到此,便更让人

毛骨悚然。而最让人害怕的是慢悠悠走在队伍前列的三只白色秋田犬，竟和小牛一般大小，目露凶光。

“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事？”

“听说他们本来不是和尚，而是逃进高野山的一群武士。”

“好像是会津大人手下造反的一门武士。”

“什么？造反！？居然有这种事——”

说到这儿，大家都屏住呼吸不再议论，目送着这一群人离开。

队伍一直走到藤泽的驿站，此地距江户还有十二里多的路程。

快要到藤泽时，骑马走在最前面的长相酷似猿猴的矮个武士将手中的绳子交给了步卒，调转马头向后驶去，挨个和武士们商量着什么，之后，又回到队伍前面。

进入藤泽后他们没有走通往江户的游行坂，而是拐到南边的岔道上，三只巨型秋田犬也紧随其后。

“具足丈之进，这是要往哪儿去？”

一个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僧人有些奇怪地问着。

“不去江户了吗？”

长着一张猴脸的武士回过头来露出白森森的牙齿阴笑道：

“去江户前我们要去拜访一下镰仓的尼姑庵。”

“什么？”

问话的僧人大约五十多岁，长相刚毅，听到这个回答后大惊失色。

“尼姑庵？莫非是去东庆寺？”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崛家的女人都逃往东庆寺做了尼姑吗？大人吩咐过要把你们崛氏一族全部捉拿归案，连小孩也不能放过。”

“但是——”

僧人的声音沙哑，透露着不安，

“东庆寺自弘安以来三百五十年间都是禁止男子踏入的。”

具足丈之进回过头又阴恻恻地笑了一下：



“你女儿千绘也当了尼姑吧，女子十九一朵花，连我们大人都深为她的美貌倾倒，如今却剃发念经，这可是对你不忠不义的报应啊！”

“住口！”

僧人怒斥道。

“丈之进，你去东庆寺究竟意欲何为？”

“此地距东庆寺只有二里半的路程，机会难得，我们出于武士的道义才让你们见上最后一面的，你们就感激涕零吧。”

僧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颤动了一下嘴唇，用低沉的声音说：

“不胜——感激。”

然后又伸长了被绳子套住的脖子回过头来向大家招呼着：“喂！说是要让我们和东庆寺的女人们见最后一面，大家快向他们致谢吧。”

“真是太感谢了。”

“连对大人的恨意都减轻了不少。”

七个武士在马上看着他们感恩不尽的样子，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队伍从藤泽出发，走了一里，途经江之岛，渡过了泛着波涛的七里海再往前走一里半就进入了镰仓境内。

曾是幕府所在地的镰仓，自北条朝廷灭亡三百年来，已脱尽昔日繁华的模样，变成一个空有无数庙宇殿堂的孤村。迎接这个奇特队伍的只有乱人心扉的落花，晚春景象更让人心生寂寥。

沿着山之内街道一直往北走，就看见圆觉寺出现在右边的丛林中，而与圆觉寺屋檐相对的就是建在左边丘陵半山腰上的松岗东庆寺。

有三个武士下了马，沿着长满青苔的台阶缓缓向山门走去。

## 二

虽说东庆寺是个禁止男子入内的尼姑庵，但也没有夸张到连一只雄猫也没有的地步。看门人就是个男的，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男仆，不过他们无一

例外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腰间都系着铃铛。

那个上了年纪的看门人看到沿着台阶走上来的三个武士宛若看到三个天外来客一样,慌忙想把门关上。

“哎——等一下!”

三个人加快脚步爬了上来,不过还是迟了一步,厚厚的山门已经砰的一声在他们面前关闭了。

不过还能听到门内看门人腰间的铃铛声,于是三人纷纷自报家门。

“我们乃是会津加藤式部少辅家的武士,在下鹭巢廉助。”

一个壮得如全身长满肿块,满面胡须的武士喊道。

“在下司马一眼房。”

另一个左眼青肿的秃头武士说道。

“大道寺铁斋。”

最后说话的是一个须发皆白的枯瘦老人,他的声音却如女子般甜腻。

“想必你已经知道,去年春天堀氏一族对我们主人式部少辅做出大不忠之事,我们已获朝廷允许将他们捉拿归案,现在正在押往江户的途中,但堀主水等人说他们家族的女眷都寄居于贵寺,希望能见上一面,此刻正于山下等候。请将此事禀报于你家主人,让她们速来相见。”

“请稍候。”

门内的铃铛声渐行渐远。

三人抬起头来重新打量着这座山门,镶有铁块的巨大山门有点与尼姑庵的风格不符。

“据说这扇大门本为骏河大纳言的宅邸的大门。”

“唔,连客堂、佛堂和住持室都是从骏河运过来的。”

“原来这是薪俸五十万石的显贵家的大门,难怪如此气派。”

三人相互颌首。

他们口中的骏河大纳言是将军家光的弟弟德川忠长,每月领五十万石的俸禄,但被怀疑有叛乱之心,九年前被迫切腹自杀。这座尼姑庵自创建以



来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所有建筑皆已老朽不堪,所以在忠长自杀的第二年即宽永十一年,将主要的建筑从骏河城运来此处重新进行了大修。

门内的铃铛声越来越近,但听脚步声来者不止一人。

“会津众人!”

里面传来的不是男仆的声音,而是一个老尼的声音。

“刚才所呈之事已向敝寺住持禀报,虽然机会难得,但住持决定还是不要让他们相见了。”

“啊!”

三个武士有点意外地在门前面面相视,满头白发的大道寺铁斋用眼神示意其他二人先不要说话,他用那甜腻的嗓音问道:

“那是为什么呢?”

“任何女子只要一踏入本寺就要抛却俗世的爱恨情仇,虽说他们想向自己的母亲、妻子作最后的告别,其情可谅,但是如若让他们相见,必将在已虔心向佛的女人们的心中掀起悲痛的巨涛,人生在世必将一死,我们会为他们祈祷冥福。请将此意转告给他们。”

“这简直不像信佛之人所说的话,无情无义!我们也是出自武士的道义特意绕路来到镰仓。”

“武士的道义?”

老尼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刚才听看门人禀报说,你们像赶牲口一样在囚犯们的脖子上拴了绳套,你们既然能如此若无其事地羞辱他人,就别提什么武士的道义。”

三个武士的脸色变得有点不自然。

“说是让女人们出去相见,也必不是出于慈悲之心,一定是个圈套,我们不会上当的,你们这就请回吧。”

“不,你休想让我们回去!”

身形魁梧的鹭巢廉助说。

“我们在堀主水面前许下诺言要将女人们带去相见,会津七枪决不会

食言的，这关系到我们的声名。”

“那是你们的事，敝寺决不在明知是圈套的情况下，将那群可怜的女人送入罗网。你听好了，松岗东庆寺是女人的圣地，可容不得你们撒野。”

“女人的圣地？”

秃头怪司马一眼房阴恻恻地笑了，边笑边向站在台阶下仰望的具足丈之进挥了挥手，后者点了点头，走到寺庙的侧面，三只秋田犬也尾随其后，所经之处扬起一片沙尘。

“我倒真想在这儿撒野看看，老尼！好好护着你的尼姑庵吧。”

“你想干什么？！”

老尼大惊。

“本寺是北条朝觉山尼大师为救助女人而开创的，至今没有男人闯入过，虽说朝代变迁，但没有哪代幕府触犯过本条寺规，难道你想犯禁吗？”

此时寺庙周围响起嗷嗷的狗吠声，与其说那是狗吠倒不如说更像野兽的咆哮声。

尼姑们从各个僧房跑了出来，站在里门和左右侧门旁边的人抬头往上看了一眼，不由惊得惨叫连连。

各个门的门檐上都蹲着一个体壮如牛的大狗，瞪着血红的眼睛向下看着，嘴里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吼叫声。

与此同时，鹫巢廉助也发出了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喊声：

“破！”

只见他向左跨出一步，曲下膝盖呈半蹲的姿势。

“啊！”

吼的同时伸出右臂。

他的手并非握成拳状，而是屈起大拇指，其余四指伸直，厚重并镶有铁块的橡木大门在他的掌下犹如薄纸一般被穿透了。

随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又洞穿了左边约三尺的地方，他巨大的身形此刻敏捷得像个蜘蛛。在下方打出第三个洞后，他猛然提起脚踹了一下，



“轰”的一声门被打出一个三角形的大洞，刚好可容一人通过。

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与其说他天生神力，倒不如说那手如同一把锋利的大刀。

虽然他确实说了个“破”字，但谁能想到他居然就如此轻易地毁坏了这扇神圣的禁门呢。

三个武士从三角形的门洞里鱼贯而入，看到几欲昏厥的老尼，鸢巢廉助怪笑道：“我已经将门破了，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给我出去！你们这帮混蛋，出去！”

老尼如母鸡般伸长了脖子大叫道。

无数的白影已从佛堂、住持室以及树林中的僧房中涌了出来，四处逃窜着，庙堂内萦绕的青白色香烟都被搅乱了。

看门人飞奔向旁边的钟楼，想击响大钟向附近寺庙求救。他刚碰到撞木的绳子，白发的大道寺铁斋就跳起向他追来，这枯瘦的老人纵身跳了两次也不过两丈远，就算他再挥出手中的黑色铁链离钟楼还有一丈，但看门人拉住的撞木却已被铁链死死缠住，原来，那铁链前端还有一把镰刀。

“看好了！”

那枯枝般的手指一拉铁链，粗绳系着的撞木如同玩具一样被卷落在地，随后铁链像个活物似的又听话地跳回铁斋手中。

三个武士慢悠悠地在院内踱着步，对踏在这块女人的圣地上没有丝毫不安和畏惧。他们看着院内四处逃窜的女尼，眼中闪着好奇、嘲笑和淫褻的目光。

“崛家的女人们都给我出来！”

“你们想逃也逃不掉的。”

确实如此，这时，从门洞里又进来一个武士，其他三扇门檐上仍蹲着那三只恶狗，龇牙乱叫。

但此时，三人却同时停住了脚步。



## 三

从前面的住持室出来一群人，大约有二十多位，其中大半是尼姑，还有六七个身穿白色窄袖便服、留着垂发的年轻女子。她们似乎不为周围嘈杂的环境所动，静穆地朝这边走来。正在四处逃散的女尼立即沉默并就地跪下。

安静的一群人停在三个武士的面前，其中一个戴着纯白头巾的尼姑走了出来，注视着三人，三十岁左右，美丽这个词并不足以形容她，那是种纯净、高雅而又威严的气质，连这三个凶残的武士看见都不禁有点畏惧起来。

旁边一位老尼说道：“此乃敝寺住持天秀尼大师。”

老尼窥见这三个凶残成性的武士脸上出现一丝动摇的神情后，又继续道：

“你们应该知道，天秀尼大师是已逝丰臣秀赖将军的女儿，即是当今丰太阁的孙女，你们的先辈贱岳七枪中的左马助嘉明也是蒙受过丰臣家的恩惠的，你们岂可在天秀尼大师面前无礼。”

本来三个武士之所以犹豫、动摇就是因为知道此事，预感到眼前之人乃是太阁之孙，现在被如此警告后，想到先前的胡作非为不由得紧张起来。

天秀尼平静地说：

“如果你们就此收手，马上撤退，我就饶恕你们先前的所作所为。”

她的嗓音圆润动听，宛如珍珠落入玉盘发出的撞击声，鸺巢廉助、司马一眼房和大道寺铁斋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春日的阳光明媚地照耀着大地，围住天秀尼的一群人突然觉得阳光黯淡了下来，可能是云朵遮住太阳了吧，她们猜测，但谁也没有抬头向天空看，直到头顶有异样的感觉，一看之下大惊失色，她们被一张从天而降的巨网给罩住了，轻柔的材质，一时间也看不清是由什么制成的。

其实，是人的头发。

网很轻，松软地罩在了众人头上，她们试图用手扯破这张莫名其妙的